

【文学评论】

《西游记》“三教合一”思想分析

兰拉成

(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西游记》中的宗教思想是明代“三教合一”思潮的产物。所谓“三教合一”并非儒、释、道三者平分秋色,实际上有所侧重。具体分析三者的关系是:小说以儒家的价值取向为评判人和事的标准,儒为立本;道教修炼,虽使孙悟空等超越了自然生命、具有无穷法力,却非修炼的极境,仅仅是进一步修炼的入门和准备;成佛则是小说人物的最高追求,佛法无边并统摄一切诸法,佛教思想实为极则。

关键词:《西游记》;三教合一;道教;佛教;儒教;关系

中图分类号: I 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7192(2004) 03- 0027- 05

Analysis of the Cimbination of the Three Religions of the Book “Journey to the West”

NAN La-cheng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Baoji University of Art sand Sciences, Baoji 721007, China)

Abstract: 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Journey to the West* is a typical model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Three Religiions”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so- called “Combination of the T three Religions” does not mean the same share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but emphasized each of them. Confucianism i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judging and cmmnting people. Taoism gives the Monkey King infinite supernatural power, but it is not the ultimate goal of life and it is just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next step in life. And being a Buddha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one’s life. The infinite supernatural power of the Buddha can put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

Key words: *journey to the wes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hree religions, taoism, buddhism, confucianism*

* 收稿日期:2004- 06- 10
作者简介:兰拉成(1966-),男,宝鸡市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一: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和第三回菩提祖师的“说一会,讲一会禅,三家配合本如然”等来说明《西游记》具有“三教合一”思想。然而,正如徐朔方先生所指出的:“小说成书时,三教合一盛行到这样地步,以至在宋、元、明士大夫中间难得找到一个不受对方影响的儒者、道人或居士。当时只有三教合一以道为主的道者,或三教合一以佛为主的和尚或居士。”^[1]三教合一思潮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主张人因为立场不同而主张的内涵具有很大差异,决无儒、道、佛三家思想共同平分秋色之说。以往仅用“三教合一”这一笼统概念来阐释《西游记》的宗教思想蕴尚欠具体,完全有必要对其中具体情形进行分析,以助于对小说宗教思想底蕴地更深入开掘。

有人以为《西游记》的创作原型是全真教的大作《性命旨归》,演义金丹大道。作为集体累世创作的文学作品,《西游记》的成书过程也基本明晰:它本来属于地地道道的佛教故事,在流传过程中逐渐被儒家化、道教化而最后定型成书。先有故事,然后不断附会思想教义是十分明显的事实。以《性命旨归》旨归为理论指导,再编撰故事的说法显然本末倒置,是一种妄说。《泥丸李祖师女宗双修宝筏》中说:“太虚氏曰:‘此(按,指本经。’)则大略。古名上天梯,大道丹诀是在,只欠心后大著。后天学,务必熟读’。’字字休去,默默会……切戒学者持作《西游记》看过。”^[2]讲金丹大道的内行书都不把它当作“丹经”看,我们这些对道教炼丹术一知半解的门外汉还硬要说它是演义金丹大道之作,岂不太愚顽不化了?小说第二回,菩提祖师在讲“流”字门时,把儒家、释家、道家连同阴阳家、墨家、医家同归于“傍门”之中,尽管承认它们同样有正果,却认为它们终非正道。实际上,《西游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语境的产物,它的宗教文化思想仍超越不出儒家、释家、道家三家教义的范围。其中虽不时将所谓“三教圣人”(第八十六回)相提并论,在强调三教同源时却有所侧重,大体为:“儒为立本,道为入门,释为极则。”(黄宗羲《评三教》)

一、儒为立本

《西游记》故事虽说最先为佛教故事,正如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中国化一样,西天取经故事在

流传中逐渐儒家化了。它不仅表现在小说中将孔圣人与李老君、如来佛三者并相称颂,还表现在人物言语取之于儒家经典,行为遵守儒家之规范,评判事物的价值取向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基础。即它以儒家思想为小说的立言之本。

西天取经故事是小说的核心事件。它本是唐代高僧玄奘不顾朝廷禁令,私自越境,前往天竺求学取经的个人行为,而小说却把它演义为唐僧奉大唐皇帝之命出使天竺。这样,唐僧的身份由普通僧人变为“唐御弟”,钦差使臣,他取经的行为也由个人行为上升为官方行为。由此,取经也不再是一般的游学问道,而是“使我们法轮回转,愿圣主皇图永固”的大事业。唐僧对取经的心诚志坚、百折不挠也就成了“尽忠报国”的忠君行为地具体体现。也即张锦池先生所指出的取经朝圣被演绎成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业”。^[3]从而,唐僧既是虔诚的佛教徒,又是唐太宗的贤臣和优秀使者,小说人物也就具有了和尚与贤臣的双重身份。但事实上,小说对人物的评判不是佛法道行,而是儒家的伦理道德,遵循的是儒家的价值取向。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小说人物的思想和精神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按照法规,和尚应参破红尘,六根清静。他们抛家别室,住在寺庙,已断绝了与父母妻子儿女的世俗关系,也不朝拜参谒帝王官府,但儒家所倡导的忠孝在他们身上却得到充分地表现。在取经途中,唐僧西行的动力固然与追求成金身正果有关,但每每在危难处,他总是痛哭流泣自己辜负了唐王的重托,惭愧对唐王尽忠尽力却没有结果。显然,唐僧意识中的贤臣使命感大于宗教皈依意识,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儒士报答帝王的知遇之恩的普遍心理。小说附录追叙玄奘为父报仇的情节,其意图在说明并颂扬人物大孝的品德。三十六回,孙悟空谈唐僧的经历说:“你老人家自幼为僧,须曾讲过儒书,方才去演经法,然后受唐王的恩膏。”可见,唐僧对儒家经典应当是熟悉的。因而,他们师徒对儒家“谈孝”的言论常常是脱口而出,比对佛经更为熟悉。比如,唐僧对白骨精说道:“圣经不是:‘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所谓圣经指的是不是佛经而是“论语”。孙悟空本非父母所生,又是天不怕、地不怕,具有叛逆精神的人物,他也竟会引经据典大讲“孝道”。第三十一回,孙悟空向百花羞公主说:“你正是个不孝之人。盖‘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故孝者,百行之原,万善之本,却怎么将生陪伴妖精,

更不思念父母?非得那不孝之罪,如何?”使“公主半响家耳红面赤”,惭愧得无地自容。他如此说人,自己也能身体力行,以孝侍师。八十一回,唐僧得病后歉疚误了行路,行者却劝慰说:“师傅说那里话!常言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等与你做徒弟,就是儿子一般。又说道:‘养儿不用阿金溺银,只是见景生情便好’。你既身子不快,说什么误了行程,便忍耐几日,何妨?”大家都熟知,孙悟空先后两次被唐僧贬逐,出取经队伍,他虽受了委屈,却仍能“身回水帘洞,心逐取经人。”小妖怪劝他不要去救唐僧,他撒谎说:“小的们,你说那里话,我保唐僧的这桩事,天上地下,都晓得孙悟空是唐僧的徒弟。他倒不是赶我回来,倒是教我回家看看,送我家来自在耍子……”为长者讳,替师父遮掩过错。他平时对老和尚精心侍候,问一答十,百灵百利,在关键处舍生忘死营救师傅,使老和尚说了无数感激的话,不正是把“孝道”贯彻于实践的结果么?不也正是虽为佛家弟子骨子里却渗透了儒家的伦理道德精神的体现么?因而在说,儒家的忠孝思想是西天取经人的内在精神之一。

其二,佛教倡导信徒们远是非,避祸害,而唐僧师徒在西行路上却不断地遭遇是非,甚至于寻是非。如在宝象国,他们为帮忙搭救百花羞公主,可以暂停西行的步伐,前往黑松林妖魔洞窟充当救人的英雄角色。尽管唐僧自己多灾多难,他们还要替人排忧解难,如救乌鸡国国王、除狮魔、斗驼罗庄蛇妖、救通天河陈家的一对儿女、救比丘国的一国小兒、凤仙郡求雨等等,都是出于援手救人的目的。猪八戒说孙悟空道:“见了妖怪就象见了你外公一般”。这实际上是针对孙悟空的好管“闲事”而言的。他一路上降妖伏怪,正不知救过多少人性命,做了多少好事。如果拂去这些所谓妖怪的神秘色彩,他们或占山为王,或占水称霸,扰乱地方,残害生灵,多是官府无力对付的恶势力。因而孙悟空等对妖怪的铲除,实际是对地方恶势力地肃清;是他们积极入世,参与现实政治的表现。虽说西天取经的过程是唐僧师徒的修炼过程,但是他们的追求已超越了狭隘的“成佛作祖”的宗教目的,而升华为对人类的普遍关怀,为追求道德灵魂至善的最高境界。如,唐僧要孙悟空救“人”时说:“活人性命还不救,昧心拜佛取何经?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快去救他下来,强似取经拜佛。”在救人性命与取经成道之间,唐僧更看重前者,足见他们不同于那种只顾自己的狭隘修炼者,具有急人之急,扶人之困,救人于水火之中的利他

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并非那些愚僧们“舍身饲虎”式的宗教殉葬精神,而是以大智大勇的超人神力来“普救众生”。孙悟空在车迟国拯救众和尚的“救世主”角色就是其中的典型例证。总之,无论是唐僧还是孙悟空等都是被儒家化的和尚,他们的灵魂深处充满了积极入世的儒家精神。

其三,《西游记》的主要人物虽是和尚,小说评价他们却多用儒家术语,所遵循的是儒家的价值尺度。如第十三回中,法门寺的和尚见唐僧取经意志坚定,描写他们由衷地佩服说:“众僧闻得此言,人人称羨,个个宣扬,都叫一声‘忠心赤胆大阐法师!’夸赞不尽……”“忠心赤胆”非对人物忠于唐王,为“圣主皇图永固”的千秋大业而不畏艰险的献身精神的称赞么?这显然不是对人物作为和尚的法力道行的评判,而是用儒家所倡导的“三纲”对人物作为忠良贤臣的评价。第三十回,白龙马评价孙悟空说:“他是个有仁有义的猴王”。“仁”和“义”不正是儒家思想理论的核心么?又如第四十四回,太白金星说孙悟空“神通广大,专秉忠良之心,与人间报不平之事,济困扶危,恤孤念寡。”等等评说均非和尚的职守,而是出于儒家的价值判断。这一切正说明了小说以儒家思想为价值取向的。

由此管窥,西天取经故事是一个被儒学化了的佛教故事,人物的行为、精神以及小说的价值取向无不浸透着儒家思想。所以说儒家精神是《西游记》的宗教文化底蕴的基础、为小说立言之根本。

二、道为入门

《西游记》与道教中的全真教派之间的关系论述颇多,均认为其作者是该教派的人物。事实上,明清之际“三教合一”思潮流行,无论是儒学大师,还是佛教高僧、道教天师,均主张三教同源,对三教教义、仪式等都称得上精通,不管是那一教人物来写《西游记》都不会出现知识不足的现象,小说运用的词汇无论属于儒释道中那一家术语,都不能说明作者就属于那一教派的人物。所以,本文不想多纠缠作者的教派归属问题,只从文本出发来探讨小说中道教与儒、释两家之间的关系。相对于儒为立本,“佛为极则”来说,道教只是入门的地位。

何谓“道为入门”?张伯端在《西游记》中以神仙的身份帮助过朱紫国的金圣宫娘娘,他说:“教

虽分三,道乃归一。”但是,老氏重炼养,却往往未明本性;儒家重人伦,施仁义礼乐之教,却往往忽视了“无为”之道;佛教以空寂为宗,崇尚“性”空。为此,他把内丹修炼划分为“先”、“次”、“终”三个阶段,始则从儒入道,次则从道参禅,终则摄禅释性,从而达到“性命双修”的目的。他主张要“先以神仙命脉诱其修炼,次以诸佛妙用广其神通,终以真如觉性遣其幻妄,而归于究竟空寂之本源。”(《悟真篇拾遗》)^[4]在这里儒家的伦理道德涵养是修道的前提,道家的炼养功夫是炼成金丹的入门。

《西游记》虽然提倡“三教合一”,也曾明确地说,“李老君乃开天辟地之祖”、“佛如来是治世之尊”、“孔圣人是儒教之尊”,看似三者相提并论,无先后高下之分,在描写中却暗含着“佛”尊于“仙”的观念。试看“大闹天宫”原本只是一只猴子造反,天宫及三山五岳众神仙、十万天兵天将,却被弄得束手无策,十分狼狈,还须远在西天的如来佛祖赶来收拾残局。这不明告诉读者道教诸神仙加在一起还不如一个如来佛吗?而从小说构架来看,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都在天宫做过神仙,不管什么原因,他们都先后做了和尚,且最终成佛,这不正是由道入佛的整体构思么?由此,孙悟空等三人的修仙炼道经历意义有二。

其一,道教“长生不死”的宗教追求将他们诱入修道之门。孙悟空见老猴之死,深感生命无常,才不畏艰难,“漂洋过海,登界游方”,历数十个年头,才来到南赡部州,拜于菩提祖师门下修道的;猪八戒回忆自己的修道经历说:“忽然闲里遇真仙,就教寒温坐下说。劝我回心莫堕凡,伤生造下无边孽。有朝大限命终时,八难三途悔不悞。听言意转要修行,闻语心回求妙诀。”其修行意图与孙悟空当时寻求“长生不死”之术的目的是一致的,所谓“真仙”用人的生命短暂,超越死亡等进行劝道的诱导更为明显;沙和尚则自称:“自小生来神气壮,乾坤万里曾游荡”。“皆因学道荡天涯,只为寻师访道忙”。……沿地云游数十遭,到处行百余处。因此才得遇真人,引开大道,金光闪。沙和尚是受“真人”指点,才被引入了修行之“大道”。孙悟空等三人的经历相似,均是由追求超越死亡的道教修炼入道。

其二,道教修炼虽能使修行者跳出生死轮回,却不能达到“尽性至果”理想状态。这些修炼只是他们后来修成正果的基础。孙悟空在菩提祖师那里虽然学得七十二般变化、十万八千里的那里筋斗云,甚至能上天入地、超越生死轮回,却未能使其“心足”、“意宁”,只落得个犯上作乱而被困五行山下,“渴饮铜汁,饥餐铁丸”的下场;猪八戒虽也能达到“三花聚顶得归根,五气朝元通透彻。功圆行满却飞升,天仙对对来迎接。……救授元帥管天河,总督水兵称宪节。”却不能消除烦恼,在王母蟠桃会上醉酒,闯入广寒宫调戏嫦娥,被“打了二千锤,贬下尘凡”,做了猪头人身的怪物;沙和尚虽实现了“明堂肾水入华池,重楼肝火投心腔。三千功满拜天颜,志心朝礼明华向。玉皇大帝便加升,亲口封为卷帘将。南天门里我为尊,灵霄殿前吾称上。”但却不能使他专心,以致于“失手打破玉玻璃”。结果被玉帝“打了八百,贬下界来”,又教七日一次,将飞剑来穿胸胁百余下。他们分别虽能够名列仙班,却未能做到“明心见性”,犯下过错,受到惩罚。但是,他们虽然或被再次贬入轮回、或身陷“囹圄”遭受惨酷的刑法,而法力却未因此而减弱。正因为曾经修仙炼道,具有超人的法力,他们才能够获得做西天取经使者的护法弟子的资格,也只有他们才能经得住西天旅途的种种磨难,到达西天,修成正果。所以,在最后一回,“五圣成真”时,如来佛祖不但表明了孙悟空等人的功绩,并指出了他们曾是道教神仙的出身。这不正说明了孙悟空等三人的道教修炼奠定了他们最后成佛的基础,是入门准备么?

在小说中,孙悟空修道的前七年中,他学的“洒扫应对,进退周旋之节”、“与众师兄学些言语礼貌,习字焚香,每日如此。闲时即扫地锄园,养花修树,寻柴燃火,挑水运浆。凡所用之物,无一不备”之类的儒家所讲求的“礼”和“格物”功夫等可以看出,道教修炼建立于儒家的道德伦理之上。也正是道教修炼使他们具有超人的法力,并超越生死,但是,它相对于佛教最终的“大彻大悟”之境界,却只能是入门功夫,是基础准备,未能达到修炼的极境。

三、佛为极则

晚清学者俞樾指出:“今俗有《西游记》演义,托之丘长春,不如托之宗湫,明初曾往西域取经的一和尚),尚是释家本色。虽‘金公木母’,意近丹经,然‘意马心猿’,未始不可附会梵典也。”^[5]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指出《西游记》的主旨是“宣扬佛法无边。”^[6]此为目的,在《西游记》

中,大乘佛法高于一切诸法,同时统摄一切诸法,追求成佛是其主要人物的最后的宗教皈依。因而,佛法为一切诸法之极则可以说是极自然地论断。

从取经缘起来看,正是因为唐王李世民认为大乘佛教高于中国当时已有的道教和小乘佛教,他才派遣臣玄奘不远万里,前往天竺取经。他赐给玄奘“唐”姓,甚至不惜降低身价,并与其结为异姓兄弟。在小说中,孙悟空桀骜不驯,惟独对如来佛甘愿为弟子,不也正是因为其“法力无边”么?小说中的诸多“僧道斗法”故事,都以孙悟空为代表的和尚取胜,此无须举例说明。在真假美猴王故事中,六耳猕猴变做孙悟空的模样,观世音菩萨的慧眼、玉皇大帝照妖镜、十殿阎君等均真假莫辨,地藏王菩萨的神兽“谛听”虽然能够辨明真假,却不敢当面说出,它说:“妖精神通广大,与孙大圣无二。幽冥之神,能有多少法力,故此不能擒拿。”只能幽明“佛法无边”。最后,真假悟空来到西天请求如来佛祖辨明。如来解释诸神不能辨明妖精精的原因说:“汝等法力广大,只能普阅周天之事,不能遍视周天之物,亦不能广会周天之神类也。”他不仅能够辨明真假悟空,且只需“将金钵盂撒起去”,就降伏了六耳猕猴。诸神之不能做之事,在如来那里却变得如此轻松容易,两相对比,鲜明地反衬出如来的法力高出其他诸神,即形象地用故事展现了“佛法无边”。

佛法不仅高于诸法,并且统帅诸法。小说第八十七回《凤仙郡冒天止雨,孙大圣劝善施霖》最为典型。凤仙郡郡侯上官氏三年前因推倒素斋,口出秽言而冒犯玉帝,以致全郡亢旱三年无雨。孙悟空上天向玉帝乞雨时,见玉帝在披香殿立以三事,即“一座米山,约十丈高下;一座面山,约二十丈高下。米山边有拳大的一只小鸡,在那里紧一嘴,慢一嘴的兼那米吃;面山边有一个金毛哈巴狗儿,在那里长一舌,短一舌的舔那面吃。左边又一座铁架子,架上挂一把黄金大锁,锁匙儿有指头

粗细,下面有一盏明灯,灯焰儿燎着那锁匙。直等那鸡兼米尽,狗舔面尽,灯燎断锁匙,他这里才该下雨。”神通广大的孙悟空见此都“大惊失色”,可见上官郡侯的罪孽之深重,玉帝之震怒。这时,四大天师提醒道:“这事只宜作善可解。若有一念慈,惊动上天,那米、面山即时就倒,锁匙即时就断。你去劝他归善,福自来矣。”有趣的事发生了,在孙悟空地督促劝导下,凤仙郡“城里城外大小户,不论男妇老幼”都烧香念咒,“一片善声盈耳”,于是天降甘霖。作者在这里虽以“人有善念,天必从之”来解释,令人奇怪地是“诚心念佛”就能抵消对道教神仙所犯的罪愆!这不正是人们常说的“烧香进错了庙门”吗?要是别有解释,它就是佛法统摄一切诸法,是万能的“灵丹妙药”。否则,念佛怎能抵消对道教所犯的罪愆呢?

唐僧师徒追求的所谓“成正果”指的就是成佛,成佛是他们的最终追求目标。因为《西游记》涉笔成趣,嬉笑怒骂,追求文章,其中对道教之太上老君、玉皇大帝、四大天王等,以及佛教的如来佛祖、观世音菩萨、阿傩、迦叶等,一切神佛无不调侃甚至于戏弄。其调侃之语虽然多是些“疯话”,也多是些真话、实话。比如孙悟空说如来是妖精的外甥,观音菩萨“活该一世无夫”等等,哪一句不是大实话?其中孙悟空、猪八戒分别多次说过的“神仙是我们的晚辈”之类的话,未尝不透露“个中”消息,即由道教修炼而得道的“成仙”不是他们的追求目标,他们正在追求的“成佛作祖”已超越了“成仙了道”的宗教追求。只有这样解释,唐僧师徒为赢得旛檀佛、斗战胜佛、净坛使者、金身罗汉的“正果”,才值得他们不畏艰险,一路爬山涉水,斗妖除魔,历一十四遍寒暑,步行十万八千里,几乎以生命为代价去追求。因此可以说,《西游记》作者在鼓吹“三教同源”的时候,在内心深处却认为佛教的地位高于其它两种宗教。

一言以蔽之,《西游记》中的三教关系为:“儒为立本,道为入门,释为极则。”